

陷京三月記



3 0475 3193 8

序 一

自南京陷落予與龍門在漢上日以誦盤公穀兩弟生死爲念或曰隨唐司令長官退江北或曰已退屯溪或曰福昌飯店之炸已與屋俱燼言人殲終無確息至二月滬上有書來始知流轉難民區中尙未出險四月先後來漢相見悲喜如在夢中予別公穀弟未久別誦盤弟已三十餘年矣意氣洋洋如少小時且與公穀弟皆皈依三寶予生平不持教然亦不排斥宗教意以爲人能盡其爲人之責斯可矣如二弟出萬死獲一生爲職務盡忠爲人格立表雖不事佛佛性具在今更事佛我知推慈悲普濟之願他日所建樹當更有可觀也予垂老流離拋家離母但求一片中華乾淨土地苟全性命于願已足來桂三月餘曉滄弟來出其自浙赴贛自贛赴宜諸詩讀之

懷然以悲百里來縱談三日後別未一旬竟作古人嗚呼經我前者何夢境之多也今公穀弟復出此書相示據實詳載雖揚州十日嘉定二屠之儔二弟身經而回憶之詎非夢之可驚可噩者歟雖然我願二弟記此夢傳此夢以詔國人之酣夢不醒者此亦獅吼棒喝之一法也

海寧張宗祥跋

序 二

僕賦性坦率而又孤陋寡聞未嘗學問民十四年服務黃埔軍校民十五年隨軍北伐迭掌衛生勤務雖於軍醫界濫竽多年尸位素餐鮮有建白每引以爲恥爰自民二十年起仍懸壺滬上還我初服以醫技所得供菽水之奉桂苒數稔恬如也七七事變突起轉瞬波及淞滬救亡圖存敢落人後遂於是年八月十六日毅然拋棄一切隻身赴京投効以盡國民天職詎事與願違稽留兩週之久未入報稱之門無已悄然而返九月二十一日突奉電召乃不及摒擋星夜就道初奉命組織救護隊旋成立野戰救護處公穀弟等亦由滬來京共赴國難公穀係已故蔣百里先生令姪家學淵源又爲軍醫學校第八期高材畢業生北伐時歷充第二師第三師軍醫處長久

經戰役於部隊衛生多所擘劃而又敏於思慮勤於治事近年皈依佛門尤具菩薩心腸共事數月深資臂助城陷復矢志與僕共生死是記描寫當時頃敵入城後姦殺燒劫之殘酷與夫友邦人士之不避艱危力事救護情形語語真確事事翔實獨於僕鹵莽之處備加推許於僕之未能盡忠職守又每多掩飾令人顏汗不止溯自事變以來我前方將士浴血抗戰壯烈犧牲者不知凡幾後方民衆踴躍輸將毀家紓難者又不知凡幾筆而述之皆可歌可泣永垂不朽若僕才不足以應變誠不足以孚衆臨難又未能捨生取義負罪方深今公穀出示此記不禁感愧交集聊綴數語以誌懺悔俾益知所警惕云爾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吳江金誦盤謹誌

序 二

新中國的基礎，肇始於革命軍的北伐，而奠定於這一次的抗戰；這是深可引以自慰的，在短促的人生旅程中，得完全參加這兩次建國的戰役。北伐時我是在第九軍第三師，西征時我是在第二師，都負着當時全師的衛生責任。但接着的那些國內戰事，我是已經脫離軍隊從事於地方醫事及鐵道醫事了。

當二十六年淞滬戰事激烈的時候，我本于役杭州，特於九月八日趕到上海參與紅十字會的救護工作。十月三日，得金電，邀我赴京襄助籌備野戰救護處，迄十一月十七日（那時已組成一大隊在前方工作了），金始正式被任命爲野戰救護處處長。十一月底，南京

的情況更形緊張，各機關都紛紛的往武漢撤退，本處奉令担负城防救護工作，處長更奉劉部長令留京處理部務。因此，我們很幸運地亦得參加保衛首都，這重大而又神聖的工作了。

經過了一度艱難的支持，首都失陷了；我們亦隨着牠，同淪入敵人的鉄蹄下，度着悲痛的歲月。自十二月十三日敵人佔領南京，迄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們始脫險離京，中間一共有八十幾天，其間所經所歷，常常縈迴腦中，不能忘懷。特別是處長那種臨危不苟，堅忍果毅的氣度，與夫凜然的風節，更加值得人們去師法。他是醫師，所以有着醫師應具有的慈悲，爲着近萬的傷兵，不顧生死的奔波；他抱着正確的認識無畏的精神，所以即使在炸彈和槍砲

的鉄片裏，猶自鎮靜的處理職務，竭盡他的忠誠，爲國家出力。南京失陷了，整個的都城，都罩在魔鬼的黑掌下，但是他仍然冒着生命的危險，進行工作，設法與漢口當局通信報告，這種英勇的事蹟，是值得珍惜與寶愛的。我很欣慰能夠追附驥尾，一同渡過這一段險惡但是光榮的過程；爲了紀念，我憑着記憶，用日記體裁，粗枝大葉地寫了出來，也就顧不得文筆的拙劣，不能盡量描摹當時的情景於萬一。惟所記的事實，都是真實不虛，不敢犯妄語的大戒，那是我自信的。

海寧蔣公穀二十七年八月 日

格京三月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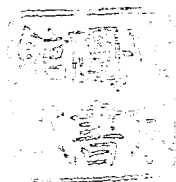
陷京三月記

二十六年十二月一日 在先成立的第一救護總隊的第一大隊，配備於崑山一帶，後來即隨着第三戰區兵站向西側退却，故此奉令籌備城防救護事宜，勢非另行組織不可。在上月二十左右，處長承李明揚將軍介紹他的舊部李團長長江，請他幫忙，籌組第二救護總隊。進行很快，一千多名的官兵，不到一星期，居然完全招齊了。但都只穿着單夾的服裝，萬不能禦寒，這時候有了資財無材料，有了材料無人工，要做是萬萬來不及的，剛巧各機關都匆忙的離京西遷，其中衛生機關搬運不了的服裝與器材，實在不少，我於前日（十一月二十九日）隨處長前往中央大學視察醫院時，得便搜集了許多被服、線衫、毛巾等物，雨中與程斌君搬運回處。現在正好轉發應用。昨日（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四時隨處長陪同劉部長赴竺橋小學檢閱該隊。

陷京三月記

一

809432



356.9
3/2

劉部長等於今晚離京，臨行，令處長留京處理部務。這事，我們事前毫無所聞。

本處大部份人員，因工作上的關係，都已西行，留京者不過五人。處長今日移住傅厚崗處內。

二日今日隨處長移往中央路一五六號劉部長官邸辦公，因為該處設有軍用電話，通訊較為便利。

下午往兵站監部，為第二救護總隊請領軍米及鹹菜等物。但軍米係存儲三汊河，苦無運載的工具，那是要想辦法的，後於衛生署及衛生事務所弄到他們遺棄的汽車二輛，在衛生事務所那一輛，還償了他們二百多元一個車胎價，才給我們開來。

三日留京衛生機關，原有八個醫院，四個收容所，四個接應所，及第三汽車組，今接衛戍部的通告，對於這些衛生機關，也都已列入戰亂序列。軍醫署有駐蘇辦事處，衛戍兵站監部有衛生處，是應當直接負起調度配備的任務，以發揮他們工作的效能的；但時間匆促得很，恐怕有誤戎機，故決定明日由處長召集各該單位主管人員會議，以劃

分各部份的任務及地區。

下午四時隨處長赴竺橋小學，對第二救護總隊訓話，大意謂：「在這緊張危急之際，李總隊長能於一週內招集如許的弟兄，來同負救護的工作，足見各位都是愛國志士。各位過去當過兵或官的，戰場經驗，自然極豐富。這一次可是與從前不同，是國家民族的存亡關頭，你們要以大仁大勇的精神，去完成你們的任務。」辭氣激昂，振興了全隊的精神。

四日劉部長臨行時，原簽有兩萬元的領據，可以向軍醫署辦事處領款的；但是幾度與之接洽，辦事處始終推諉敷衍，結果祇拿到一五〇〇元。第一總隊，正在西移，第二總隊駐城工作，都急著待款應用，連電漢口方面告急，也是杳無回音；所以處長焦急萬分。今日特派侯觀察向衛戍部借到七千元，暫時先發給第二總隊應用。下午三時，留京各院所各軍師軍醫處等主管人員，均齊集中央路一五六號出席會議。先報告各該部的運輸，收容，醫療力量以及位置，距離等情形，再逐項討論。決定衛生材料及經費

的補充，應由辦事處負責。至於工作的分配，以及在野戰區內救護地，對於傷兵的包紮，集合，則各隊附衛生人員應切實負責；然後再由救護隊輸送之。各接應所收容所指定在交通沿綫，各醫院仍在北城一帶。

晚九時，處長赴後方勤務部出席會議，并奉俞部長轉交顧副司令長官命令：一着即飭醫院一所開赴鎮江，收容傷兵。」當即遵辦。

五日參謀副總長白移節中央路一五六號樓上；我隨處長住在樓下，仍照常辦公。下午擬定配備救護隊地區任務命令一件。

晚九時，處長仍到後方勤務部去出席會議。十二時許，又接該部錢參謀長電話，謂：「據報，下關江岸，有傷兵千餘，無人照顧，轉請查明安置。」經電訊數處，才曉得確有百餘名傷兵在碼頭待運，已經該處接應所派人照料了。

六日聞敵人已逼近湯山一帶，城中可以隱約的聽到砲聲，救護隊明日出發的命令，已經處長判行，於今日送達。

下午一時偕副官余瑞華到下關看船，也是要雇到三汊河去運米的。行至二馬路，突然聽到警報，敵機已闖進市空，盤旋在下關一帶，狂肆猛炸。我站在市街的屋簷下，被震動得很劇烈。大概經過了二十餘分鐘，敵機飛往對江去炸浦口了，才得急匆匆的趕進城。處長正在焦灼的佇候中，已爲我担驚不小了。五時再到下關，將雇定的船隻，指定停泊於中山橋下。

晚間九時，處長仍到後方勤務部去出席會議。

七日晨六時許，第二救護總隊的全體官兵，已沿中央路集合完畢。處長邀請白副總長檢閱，適因公即將外出，乃派孫高級參謀代表巡視。當白副總長公出路過時，見到全隊的精神壯盛，頻頻點首嘉許。遂卽由處長訓話，除勗以「盡忠服務，奮力救護」外，並希望他們能夠「相應時機，加入殺敵，徒手出去，武裝歸來。」所有隊員，本來都是行伍出身，聽到此語，無不歡聲雷動，亟欲一試他們的身手，卽刻就分隊出城去了。

午刻，接衛戍部電話，着另派救護隊一分隊駐城內新街口，以防轟炸城區時，施行救護。

白副總長將於今晚過江北上。劉高級參謀會語處長：「你們是野戰救護處，第三戰區方面，也有你們的救護隊，現在對於城防救護事宜，既然已經佈置妥當，就應當撤至城外適宜的地方，那才對各方面都可以策應如意呢。」約着一同走，正謀派侯觀察爲駐京辦事處主任，並令李隊聽其指揮。忽接唐司令長官電話：「請處長仍留京坐鎮，以指揮一般衛生人員，使他們不致慌張動搖；」並約明日面談。當然，我們的行止，是應取決於司令長官的，處長便滿口答允。當時顧司令長官也在座，問我個人決定怎麼辦，我答以「處長不走，我亦不走，自當隨同留京。」處長語我：「我盡我職，君盡君職，自今以後，生死同之，艱苦存亡，一切不計。」並即電知郭副處長，請他對第一救護總隊負責指揮，不要以我等爲慮。

南城一帶的砲聲，較昨日更緊斷了。因爲同各方聯絡的便利，而且辦公亦較安全，我

們便於今晚移住福昌飯店。

八日晨仍到中央路辦公。辦事處指令開赴鎮江的江院長，今午來請示處長：「烏龍山方面已不能通過，所以該院沒法到達指定地區。」處長當即令開浦口，專任收容過江傷兵，並轉運至後方的事宜。

下午二時，處長遵約往謁唐長官，他派周參謀長代見。處長建議將城內所有之醫院，統開浦口一帶，城內外分段設接應收容等所，並於江干指定船隻，倘前線傷兵下來，可以按站輪送過江，於醫療及運送上，均有很多的便益。但不蒙採納，祇好另外再想妥善的辦法。

晚七時，在福昌飯店膳廳請各院長聚餐，商量傷兵收容及轉運的辦法；在座的尚有各軍師長及外僑二人。談論的聲浪，往往爲大砲與機關鎗的聲響所亂。忽然轟天一聲響，掠着長空飛過，連福昌那樣堅固的建築，也被隆隆的震動了。有的揣測着說是砲聲，也有說是地雷的，但大家始終喫不定是什麼聲響。

九時許，隨着處長站在福昌最高一層的屋頂上，瞻望南城，盡湮沒在迷漫的煙霧裏。大砲與機關鎗的聲息，連續着不斷。大概是砲彈的炸裂吧，不時可以看到紅光衝起。劃破這一片幽暗。中山路上，暗無燈光；只有我們救護隊的若干小隊，手裏提着桅燈，担架了傷兵，絡繹的向北城運輸。正看得出神，突然一個砲彈，倏的橫飛過頂；於是處長說：「我們還是下樓去罷。」

福昌主人丁福成君，夜間到我們房間來了好幾次。他力勸處長同他一起離京出走；差不多說到天亮；但無論什麼利害，總不能搖撼處長忠勇的意志。最後，向他說：「你的財產，既已委託有人（托德僑史排林管理），自以早早離開爲是。至於我，是負着重大責任的人，斷不能自由自在的出走，倘我現在跟你到漢口，這叫做逃，逃的人生命是有丁，再拿什麼而目去見人呢？生死成敗，早已置諸度外，請你不要代我着急。但是你的盛意，我是很感謝的。倘若你到了漢口，請你代我向部長當面報告，那我益發感激不盡了。」當下便很堅決的斷然回絕了。

九日晨，仍赴中央路辦公。丁君確已於今晨過江了。

聽說敵人已攻到麒麟門一帶，逼近城垣了。鎗炮聲較昨日更來得密集而清晰。城南八府塘，已遭到敵人的砲彈。敵機更不斷地時刻在城空盤旋偵察；完全是戰場上的情景了。城內的秩序却依舊井然不紊，我們還是照常辦公，也並沒感覺到有什麼可以驚慌的。

每天都有成千的傷兵絡繹的由城南運送進城，處長因為醫院分散在各處，不便於收容；且杜院在八府堤，已遭到了敵彈的轟炸，決令各醫院集合在外交部及軍政部二處，把職務劃分開來合併收容，這樣更可減少很多的麻煩。

入曉，辦事處長伍××及第三衛生汽車組盧×來談。據說我們並沒有劇烈的抵抗，南京恐怕危在旦夕了。辦事處副處長兼衛戍兵站衛生科長駱×，今日已一天不見，或者已出走了。嗣即隨處長偕伍與李，我們四人坐着汽車駛往下關視察該處收容所傷兵情形，不料該所亦私行退走過江去了。望不到一絲燈光，只於朦朧中看到幢幢的人影，

如死屍般的踏着淒涼的脚步，情狀真淒慘極了。江邊有幾艘大船，正在裝載汽車，對江便零落的發鎗射擊；這當然是警戒不准過江，但其實是包孕着絕大的矛盾的。今天自來水已不大暢流，電燈也時明時熄。夜間十二時後，砲聲轉烈，都向着城中射擊；窗外不時掠過一道道呼呼的白光。我因為昨天少睡，疲倦萬分，倒也不覺其為危險了。惟為避免這種兇猛的砲聲，和那強烈的閃光，便移臥床下，居然睡得很香甜，同樓尚有粵軍軍官數人，聽說都在我酣睡之中匆匆的走了。

十日起床，才悉福昌的廚夫，侍役，亦都跑開了，已不能供給膳食，只得買了幾團菜飯來充飢。自來水竟完全絕流了，無水洗臉，倒還可勉強，可是便桶不通，弄得滿室薰臭，這真是無法解決的。

九時許，祁明鏡（一二三院院長）來，正要隨着處長一同下樓到中央路去，忽然得鼓樓醫院電話，謂「新街口以北，受敵彈射擊，沿路民衆與士兵死傷者很多，應即分別措施」正在接談中，聽到一彈，就在很近的所在爆炸，我與祁急向窗外探視，就在

屋後，尙冒着一團烟霧。接着敵彈竟繼續不斷的集中在福昌這方面，前門已落到三四彈，屋頂的水箱，也被擊中。我們都認爲不能不脫離此危險的境地了，乃一同下樓。跑出門，就瞥見我們的汽車在焚燒中，急折向北，進華僑路。處長忽然走散了，就立在路口等，大約等了四五分鐘，處長始到。這時敵人依舊向這方面瞄準射擊，沿途民衆、如潮湧般都朝北奔走。我們既沒有一定的目的地，也就隨走隨仆的跟着他們跑。恰好碰到福昌的侍役何海清，他原是美使館的侍役，經他邀往美使館暫歇。是時處長仍令祁趕回醫院，迅將衛生汽車接收過來，負責辦理傷兵運輸事宜。并指示一切，請他轉告各院，鎮靜工作。午後處長偕德僑史排林回福昌飯店攜取行李，據云福昌門首，被擊死了數十人。

十一日晨，隨處長到外交部祁院辦公。一般未離京的民衆，都紛紛向難民區搬遷，難民區的範圍爲中山路以西，廣州路以北山西路以南，西側靠近城脚，所謂新住宅區，大概都包括在內了。

據報軍醫署駐蘇辦事處人員，均已離散。伍×亦告失蹤，本處副官余××也不告而別。下關江邊所有一切船隻，都經衛戍部統制集中煤炭港看管，傷兵出城渡江，亦須得衛戍長官的手令，才可放行。處長因感覺到情形既然這樣嚴重，重傷的士兵，實在無法可以儘量運送過江了。乃於下午二時，親赴國際救濟委員會，向該會主席拉貝氏提議組織國際紅十字會醫院，冀其收容重傷兵，俾他們可以安全住院。答稱：「須電敵方，徵得同意後，方有保障。」處長當即慎重聲明：「我們來請求設立醫院，並非爲了戰事的如何變化，亦非是貪生怕死；這純然是根據紅十字會條約爲人道而發的合理的請求，所以希望貴會亦應該有合理的辦法，」理直氣壯，該主席爲之肅然。

十二日晨起，即赴外交部祁院辦公。天氣頗清朗，二三架敵機時刻在城空環繞偵察。傷兵絡繹地被送進院來，在前面的草地上，有坐臥曝日的，也有由看護小姐扶陪着散步的。當事者的工作是緊張的，在這圈子以外的一切情況，仍然極煦和安祥。

十時許各院長均來，處長指定祁、杜、宋三院集合外交部，冷，尤，李三院集合軍政

部，（宋李二院，工作人員均已走散，祇有光幹院長）六院的人，物，財合併工作，分運輸，治療，管理，給養，材料與經理等六部分主要職務，即由六院院長分負其責。但辦事處的人既已星散，材料經費因之便失了給領的所在，又不知戰事可以維持到什麼時候，故只有電漢劉部長報告一切情形，並請迅予接濟，殊不知電報局亦已停閉，因設法由無線電柏發，也不知可以接到否？

蘇州紅十字會救護隊計有男女隊員二十人，都是熱心愛國的青年，他們於十一月三十日徒步來京，投効本處；除派遣一部分隨李隊出城服務，女隊員過江離京外，此時所有重要命令的傳達，傷兵過江的護送，都是由他們不避艱險地負責担任的。隊長蔣雄君尤富胆識，的確是可以担负重大的責任的人；今日受命護送千餘傷兵過江，二時許派隊員來報告：「江面缺乏船隻，無法運送」正擬向衛戍部洽商撥發，又悉他們已在上游找着了「一隻破壞的汽船，經他們自行修理，居然可以開行了；當即輸送過江數百名。及後情形混亂，他們能否安然轉回，則不得其詳了。

陷京三月記

一四

四時許，中央路山西路等處，都已堆積着砂包，交通亦被遮斷，情形極爲嚴重。處長當時即指示祁院長，仍鎮靜工作，說：「我決不出城，請你非在萬不得已的時候，不要離院，好在這裏距離民區是極近的。」握手叮嚀再三。隨即擬同我回傅厚崗處所，因該處尙存有公物若干，是應妥爲處置的。不料各路口都已堵塞，車輛不能通過，但並無一兵一卒的駐守。中山，上海等路，成千成萬的士兵，雜沓不絕的由南向北奔走着，我還以爲是換防的呢？西南方面，大約在中華門和水西門一帶，響着密集而劇烈的機關鎗聲。不得已祇好隨着處長進難民區，暫時躲避在美使館內。

迄夜，城北三牌樓一帶，鎗聲突起，據云，是防守挹江門的部隊與退兵衝突，雙方都有死傷。結果還不是都出城而麇集在下關江邊！可是沒有船隻可以擺渡，於是再沿江西走，乃爲敵人所襲擊，全部覆滅。其中有些胆大勇敢的，就浮木渡江，命運誠屬是可悲的，不是中流滅頂，就是被敵人擊斃。交通部着了火，火勢很大，染得紅光滿天，那都是自己縱火來破壞的，過了十二點鐘，情形更加混亂了。我們三人（處長，司

機王萬山及我）在那黑暗的房間裏，默然不則一聲；雖然經過了一天的疲勞，但那裏睡得着呢？我的床位正對着後窗，所以外面的情形看得很清楚。紅綠色的信號連珠價的昇向天空，接着敵砲就瞄準着該方面射擊，每顆砲彈，掠過使館的上空，城北燃燒着一大堆融融的火光，城南只聽到密集的鎗聲，上海路上，雜沓的步履聲間夾和着叮噠的刺刀聲。左近的小巷內不時有尖銳的呼救的聲音，那是一些萬惡不赦的禽獸般的漢奸，在乘機展開他們兇暴的戾吻，鎗擊着行人。這一夜悲慘與恐慌的景象，在我們的生命的過程中，刻下了一道很深的烙印，那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十三日昨夜的緊張，今晨還依然繼續着，機關鎗聲已忙亂了一整夜，大約這是水西門方面我們防禦部隊所發的吧，到六時光景，突然低落下去，寂然無聲了，只有大砲聲還在零落的間歇着，已辨認不清是屬於何方的了。上午十一點鐘左右，變成了一個滿目荒涼的陰寂的世界，沒有一絲聲息，沒有一個行人，地上滿堆了懾亂的軍服，尤其是在難民區內更多。我是於九時許才見到敵人，滿載於一輛江南公司的公共汽車裏，經

上海路往北駛去。據那位剛剛逃入使館內的人說：「中山路上敵人已如潮湧般的填塞進來了。」

下午三時祁明鏡匆匆惶惶的渡被來投，說：「醫院昨夜先由全院官兵努力支撐到了天明，方才探悉敵人確已進城，不得已退入難民區內。全院傷兵尚有三百餘名，已有聖公會美僑馬麒牧師出來接收維護了。但我們雖避居難民區銅銀巷耀華里內（原是處長住宅），以為可以安心住着：不料敵兵也照樣光顧，妄意搶劫；那面實在不能再住了。徐先青黃子良等幾個同事，是同我一起搬往耀華里的，恐怕他們亦得另想辦法才行。」我們所住的房間，是美使館鮑祕書的侍役住室，處長睡一殘破小鉄床，我與祁合睡着在三塊狹的松板，王萬山睡在地下；祁妻與楊廚役妻睡在另外一間。使館負責的外人，都已上了兵艦；現只有寄宿的美國新聞記者二人。館內事務，由一鄧某負責，全院避難的約有三百多人。

十四日晨起，聽到鎗聲斷續的響着，那是敵人在射擊我們的平民。瞥見窗外的敵人，三

五成羣的在路上蹂躪着；有時作着猙獰的面目，像要撲進館裏來的樣子。聞說難民區外屠殺的情形，慘酷極了；區內於昨天起，也已開始了搶劫。

在我們臥室窗外馬路對面的高阜上，原有着幾家苦力所住的窩鋪，午間，有卸裝官兵六人，攜有鍋灶糧食等多件，因為無處可以投奔，就住在那裏的防空壕裏。看他們的情形，實在狼狽到極點；但轉想自己的境況，也未見可以樂觀的吧？

十五日仍可聽到斷續的鎗聲，又在把無抵抗力量的平民當作靶子打了。晨間，見有穿着黑制服的敵特務員來館，由一位新聞記者與之週旋敷衍，結果被他硬借去汽車數輛。下午，又有敵兵數人踰牆窺探，要想爬進來搶東西，經一位新聞記者擎槍喝退了。

美使館是位置在五台山上，所以從我們居室的後窗，可以眺見甯海路。就在那馬路上，我見到敵人押着我們的同胞數百人，分批走過；傳說是拉去作苦力的，但後來我們曉得他們沒有一個能夠生回。

十六日今天是首都淪陷後的第四日，聽說敵人的暴行益發狂肆，情形愈來愈惡劣了。難

民區內的每一住宅，敵人日必進出七、八次，劫掠復劫掠，後來的如搜劫不到什麼物品，便將箱籠搗毀。當他們一進門，就急忙吩咐「關門」；倘若應付稍遲，每遭刺擊，這種手段，倒好像他們對於搶劫很有過訓練似的。

下午崔品三（美使館的侍役）來說，他們使館人員所登的那艘兵艦巴納號，在蕪湖被敵機轟炸，他的主人鮑秘書受了極重的傷。敵人來通知那二位記者，要他們前去探視。難民區的周圍，自十三日起，每天都被敵人恣意的放火焚燒，今天望見南城一帶，有七八處在燃燒中。夜間，火光照耀得如同白晝，一縷縷的紅光中夾雜着房屋折斷塌倒的那種爆炸聲，心爲之裂。

十七日那二個美國的新聞記者，於清晨匆匆的攜着行裝出館去了，據悉是由敵機載送出去的。立刻，全館的空氣變得異常愁黯了，失去了保障似的，大家都懷疑頃刻之間會有危險到來。到了夜裏，果然有敵兵數人來光顧，先撬開地下的汽車室，推去一輛汽車，隨後又到館內強拉去兩輛。這汽車，都是館內職員，及他們的僑民寄存的，鑰匙

亦歸各人帶走，絕不能作爲戰利品看待。而敵人竟不顧一切，將鎖內電綫割斷強行推走，這種偉大的強盜行爲，真可令人咋舌。

下午祁明鏡的兄弟祁剛（本來在醫院裏服務）偕同看護徐君狼狽逃來。他們因爲耀華里被敵兵恣意騷擾，實在不能再留了，乃於十六日大家投奔司法院難民收容所，但是該所因收容了數千名失了抵抗能力的警士的緣故，敵人正在大事搜索，不分青紅皂白，凡是青年都被捆縛押走。不得已他們又只得各自奔竄。黃子良率其同鄉難民三十三人進金大收容所；徐先青率該院護士等進鼓樓醫院內的難民醫院服務。本處副官湯慶華在十二日晚上尚在祁院內協助守衛，天明失散，迄今已五天，不見他到耀華里來過，亦不知他的下落，恐怕已經犧牲了吧。

十八日今晨起來就聽到空機關鎗聲漸漸轉烈，敵人設有修械所在前面，所以終日試放，震耳欲聾。外面的情形，依然悲慘難狀；除了燒，殺，搶之外，更加了強姦婦女的醜觀而慘酷的行爲。不問老幼，只要是婦女，就是七八十歲的老太婆與八九歲的幼女，

被他們攔到，亦決不會倖免，最慘酷的是輪姦，有的竟被輪流強姦達數十次的。而被姦之後，還是難以免去他們的殘殺。我們在這裏常常聽到販夫走卒間的談論，他們都以爲打敗仗而被燒被殺，那是民族和國家計算得到的應有的犧牲；但強姦婦女，無論如何是一樁卑劣的行爲，是國家民族切骨的深仇，應該不顧一切，誓死起來反抗。許多可歌可泣的事實，恐怕都是由此一點敵愾的情緒演化出來的。現在敵人的獸行，正在挑撥我全民族的仇恨，我們而努力洗刷這種恥辱。

隔壁的老朱，也是館內的廚役，家裏在西康路。他的老父已七十多歲，因不肯離開，留在家裏。下午忽然聽到他的哀號痛哭，原來老父已被敵人慘殺了。曾慇金女大美籍教員魏小姐陪護着前往探視，只見尸體橫臥簷下，敵兵多人，佔據屋內，正在高歌狂歡：他們就沒有敢逼近去殮尸，飲痛而歸。一壁訴說，一壁哭：「人已死了，還不讓我們收殮，」越說便更加慟哭得利害了。

十九日晨起即聽得有敵兵數人來劫汽車，館內的華籍職員，無法攔阻。所有可以行駛的

汽車，截至今日已悉數爲敵擄去；此後或者可以因爲沒有了劫掠的目標而少安了吧？外面鎗聲依然斷續未停，流彈的橫飛，時常有人遭到不測。館內有一司機，因蹲在前面的草地上，忽被一彈擊中腹部，大約未穿過腸管，經立即送往鼓樓醫院救治，幸未殞命。

二十日當我們受命留京的時候，早已料到有困苦艱危的一日。這種機會是畢生難得遇到的，那時常在我腦中盤旋不輟的是應該怎樣奮鬥去應付這時的難關。處長又常鼓勵我：「報國的機會是千載難遇的，我們決不可輕輕放過。」故決心努力做去。但萬不料軍事的急轉直下，不到幾天，首都就會淪陷的。我們雖沒有執干戈衛社稷的力量，却也不敢棄職潛逃自增罪戾；不得已才進美使館。使館中主人都走了，一時來了這三百多名不速之客，自然無人招待，只得臨時買米作炊。設了許多法，花了五元錢，買來兩斗米；恰巧臥室的門角有人家寄存的兩缸醃菜，正好供我們佐餐的用。混到今日，米已吃完，醃菜也被他們拿走了，乃與揚司務打商量，結果答允分售麵粉一袋給我們

。這麵粉原是衛生署的八十包存項，在劉部長臨走時送給他們的。今日却持來救我們的急，世界上的事真正誰也想不到的。飲水自十一日起就沒有自來水供給，都由塘內挑取，竟是泥湯，但誰也沒有這般大胆，敢出去担水，大家都只好將就着用。我們多人每晨合洗臉水一盆，以免浪費。當時的口號是「喝黃泥水，睡硬松板，洩千人坑，」確是實在的情況。後來纔知道，這黃泥水還經過忠軀冤魂浸過的。

我們來這裏已有八天了，除了煮飯是一樁惟一的重要工作外，其餘就是同幾個的接近使館侍役，在他們的廚房裏坐坐談談，始終沒有露出底細，他們也不明白我們是什麼樣的人。所以處長常嘆說：「我一身都是清骨，就覺得這雙手太俗，每引以爲怪，今日混跡廝養，總算應驗了。」及後對於被困同人，仍諄諄以氣節是尚，一點不肯含混。十一日今天縱火情狀，更加劇烈，計有十幾處的火舌，衝天飛騰；又不知有多少同胞的生命與家計，都蕩盡於此了。據外來的人說，所有公私房屋內的貴重傢具存物，

差不多全被敵人搜括一空，都載往下關，運回本國去了。所有剩下的不值錢的東西，縱容一般窮苦的難胞，搶奪出售，藉作將來嫁禍的遁辭。如漢西門龍蟠里軍醫署倉庫，被搶出去的白布被單，每元可買四，五條，枕套每個只買銅元四枚，上面都印有紅十字的標記，他們却拿來做賣香烟的提囊，我見了，心頭不覺酸痛難忍。

二十二日近日街上漸見有行人，大概都是一般亡命之徒。也許有的爲了被生計所逼，出來做這種搶竊生涯，弄到東西，就在我們窗下上海路一帶兜售，都是舊衣居多。處長因爲天氣寒冷，被褥單薄，咳嗽時作，我在門口買了一條皮褥，給他鋪墊。同時更買到一點蔬菜與豆醬，自被陷後到今天纔嚐到新鮮菜蔬的滋味，真比三月不知肉味的肉，還來得好吃。

二十三日敵人最初進據南京的時候，他們估計，城內尙留存着數萬我們不及退走的軍隊，因之他們陸續搜索，演盡種種慘無人道的殺人手段。他們搜捕，凡是壯丁，不問其是否是軍士，都指認爲「惡鬼」，一羣羣的押着在一起，迫他們互相細縛住，然後——

——他們決不以鎗彈來射擊爽爽快快的處死的——用刀刺戳，劈殺，或者舉火焚死。最殘酷的莫過於活埋了。悲慘的哀號，那人類生命中最後掙扎出來的一種尖銳的無望的呼聲，抖散在波動的空氣裏，遠在數里以外，我們猶可以隱隱的聽得。屠夫的心術是奸詐而多疑的，至今他們還不肯放下那血腥的手，認定尚有二萬多的失去抵抗的國軍，難在難民區裏，爲了要再度嚴密的搜索，於是想出了登記的辦法來。今天各處的牆壁上已張滿了布告，說是明天開始舉行。這又是我們一重難關了。

十二時後，隔壁的老朱低聲相告：「敵兵爬過牆來了，正在公事房內搜搶財物。」結果搶去了一隻手錶和法幣六元。因爲當時東院（使館在路的東部有單綫電話可通）的電話鈴，忽然丁令……的響起來，他們賊人心虛，即將電話綫割斷，便匆匆的走了。這種賊頭鬼腦的土匪行爲，就出在那自稱爲文明國家的敵兵的手裏。

二十四日一早敵兵又來搶去汽車兩輛，使館的汽車，不論好壞，全部被搶光了。他們弄這麼多汽車去，是在裝載所搶的東西，我每見到他們部隊移動時，後面必定踢踢踢踢

跟着許多被汽車，爛的人力車，牛車，小車，和驢子，都滿載着，外面拿油布遮住，這掩耳盜鈴的辦法是欺騙不了衆人的耳目的，誰都曉得這都是搶來的賊贓呀！

午刻黃子良和徐先青都尋來了。這是十二日分散以來的第一次見面。大家互相訴述着這次遭難的經過。子良率同了同鄉三十三人，原住在耀華里，但那裏亦不能再留了，幸美僑李格斯護送他們到司法院收容所，適該處敵兵正在搜捕我無抵抗的弟兄，情形更加危險，不得已轉進金大收容所，當夜露宿在圖書館的旁邊，到了第二天才搭了一個藤蓬子安身。他本人幫助收容所做了個難民管理員。先青當時也到過司法院收容所，出來後又回到耀華里，但他的房間，已被難民佔據，只得暫住廊下，而難民反向他索取寄宿費二角：這時敵兵正在周圍搜劫，急忙將存有的軍衣等件投入井中，不料適被對屋正在搜劫的敵兵看見，就捉住了先青，罰他淘撈，當然撈不到什麼的。敵兵嬉皮涎臉的要先青將他搶來的東西逐件指識，值錢的趕快藏進口袋，如果是儲蓄券股票等，那就撕毀。最後特檢出一支自來水筆送給他，先青先很納罕不懂他的用意。敵

兵乃向他索交換品，當然是鈔票了，硬要三張。說得很光明：「這是做紀念品的，」先青不得已湊集了給他，并在紙上簽了個字，這種賣賊贓的聰明花樣，倒是初次聽到。

二十五日郝剛因事出外，中途被敵兵拉去送飯到金大，該處正在辦理登記，郝剛因之弄得了一張所謂「安居證」，臨時並倩人化名另取到三張，準備回來分給處長和明鏡夫婦。

二十六日前二天在金大登記，僅須一套手續，就可拿到張鬼證書的，今天起又起了新花樣了。先要到路口去拿小紙條，上面印有敵姓如鶴見中島等字樣。沒準什麼時候，臨時在馬路上散發，任人俯拾爭奪，完全是奴視我們的惡作劇。定要拿了這張紙，才可去登記。我與王萬山二人，早晨就到北平路，吃了兩個冷煎餅，等到晌午，說是又變更辦法了。我連打聽都不高興去的癢回了。途遇救護隊副官汪松林，不敢交談，不知道該隊一千多弟兄現狀如何了。回來報告處長。他說，「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又

說：「登記不登記沒有什麼關係，不去也好。」我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處長莞爾曰：「你真想親歷十殿麼？」飯後處長忽悶悶不樂。戰事的情況，一點也不知道，熱心的人遇着這種陰晦的日子，與政府隔膜着不通消息，以後將怎樣奮鬥下去，也絲毫沒有把握，忠勇的正氣，尋不到一條發洩的方向，不禁迸出一行行的熱淚，放聲慟哭起來，那人類至寶貴至高尙的痛楚深深地激動我們。但我們的處境是相同的，憑什麼可以拿來慰解他呢？也只好相對默然罷了！

二十七日幾日來，敵人的暴行，仍然有增無減，總有七八處衝天的火光在周圍燃燒着，擄婦女，白晝宣淫，竟是司空見慣。到了晚上，踰牆穿穴，形同竊賊。像諸如此類的污劣行爲，據聞向國際救濟委員會報告的，日必有數十起。

二十八日使館自前幾天屢被敵人搶劫，經國際委員會及美僑向敵方提出抗議後，敵方派中島部隊憲兵四人來守衛，各房間都來看了一次，遇到有婦女的，就嘻皮笑臉的進去坐坐，還要討香烟吸。進出都被限制，反而不方便起來。一到晚上他們還不是同樣的

跑出去做那搶劫姦擄的勾當。嚇，倒算是憲兵呢！

晨間，子良來，先把使館的出入證，由窗下遞給他，才得進來。據云此次留京的外僑救我們的難民，萬分地努力，功德匪淺！司法院收容所，被敵人硬捕去上千無抵抗的弟兄，都被敵人弄死；外僑們認為這是國際救濟委員會的失敗，深自引責，美僑李格斯，且曾因此痛哭過一次。又云，昨有敵軍官數人，爬過金大的圍牆，進入裏面偷偷地背去一個難女，至今尚未送回呢。

二十九日王萬山今天已拿到安居證。敵人揚言，限下月四日登記完畢，接着便要挨戶搜查。倘發現有未登記的，即遭殺戮。那麼，我是逃不過的，祇好明天再說罷。隔壁的一位難民因為面色特別黑，我們都稱他為黑子，他全家兄弟妻子都逃避在館內。今天清晨同弟進山西路回中央路家去，走在中途，被敵兵截住，一口咬定黑子是中國兵，不允分辯的就將他捆縛在地上，拿刀來亂砍。他痛極號跳，一躍好幾丈，落在塘內淹死了。他的兄弟徵倖脫險回來，這樣長短的告訴他的嫂子，因之闔家痛哭，槍不忍

聞！

三十日五時，天剛現曙，就由王萬山陪着出外，被逼着鵠立於甯海路上，這時人們都因為要來登記的關係，聚集了不少。敵兵三五成羣，耀武揚威地大肆暴虐，表面上算為維持秩序的。不時有三四個敵兵圍擊着一人，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同胞，當然不敢回手，抱着頭蹲伏在地上，往往被打的半死才能；看到了，無限的痛恨，毒蛇似的嚙着我的心……等到後來，四人一排的好容易挨到了金女大的門首，但又錯過了時刻，廢然而返！

三十一日天還沒多亮，就偕王萬山到金女大，十時許才得隨了大家進入門內，聚立在廣場上，正面台上除敵軍官兵外，還有漢奸二人，一為敵使館的侍役，現已升為繙譯；另外一個名叫詹用光，有人認出他是在夫子廟賣仁丹的，自敵入城後，就與敵查問委員角下勾結一起，無惡不作，先送一個女看護給角下做妾，所以我們留京的衛生人員都被他報告了。更由詹用光的偵索，益無倖免，冷，杜，李三位院長的重返外交部醫

院，雖是爲了我們受傷的弟兄治療，實則是彼逼進去的，聽說監視極嚴，一時恐怕不易脫離。

首先由角下用華語演說，甘言巧語的誘騙我們。說是不論士兵或是輸卒，只要自首出來，便可以得到生命保障，並還有工做；不然，那經查出了是要殺的。繼由那姓詹的，爲虎作倀的反覆申說，滿口荒唐，竟完全忘記了他的祖宗是那裏人了！當下即有數十人站出來自首，都教他們押往別處處死。場的左角，有敵人用活動鏡頭攝影，那時間我的內心真有說不出的難受！

下午崔品三來，說有人向公事房鄧某報告我們是軍人。因爲美大使臨走時，曾告誡：「館內不許容留軍人，免爲敵人藉口，」但我們進來後，從未與公事房的人接洽過，他們不知道我們是什麼樣的人，更無從知道我們是否正式的軍人。惟以有敵兵駐館的關係，那不能不特別小心。處長很鎮靜的聽着，絲毫沒有什麼着急的表露，不過，請他得有什麼消息隨時告訴我們。

二十七年一月一日晨起，崔又來云：「館內傳言，都說我們是穿過軍服的，恐怕是奸人報告；若傳到敵兵耳朵裏去，那就危險了，以趕快離開這裏爲上策。」於是處長王萬山及我三個人，決定即刻離館，踏着淒涼的脚步，在街頭蹣跚，好像天地之大，竟無我們容身之處，百感叢集，茫無所止。處長仍鼓勵我：「人遭遇到危難，切不要沮喪，終要奮鬥，唯有奮鬥，才能打破這惡劣的環境。」乃獨往國際救濟委員會去訪德僑史排林，我則赴金大訪子良。處長也因沒有遇着而趕來，大家在禮堂前會齊了。適何海清交身擦過，他說：「使館方面已着手調查，切不可回去。」說了這句話，就匆匆走開，好像敵人跟着他，事態頗爲嚴重的樣子。我們即在金大女收容所丁十五號子良眷屬的房內暫避，一早起來到現在已經半天多沒吃東西了，實在餓得慌了，乃由子良夫人去討得施粥二碗，才得充飢。

午後由子良去想辦法，承金大教授徐先生及裴志先生（美僑）惠允撥漢口路九號給我們居住，我們的臥具，也由子良派人去取來。這裏原是金大教授的住宅，上面掛的是美

國旗，所以處長說：「我們今日雖被困在淪陷區內，但始終不願在敵人的旗幟下去苟求生活，這總算聊稱心意的事。」

夜來北風颯颯，特別來得冷，滿室塵封，除一榻一牀外，別無長物。我們二人睡在一間狹小的樓上，聽刺骨的風格格地搖撼着窗櫺，以排遣這二十七年的元旦，真覺得分外淒涼！迴想往年元宵，共家人秉燭笑談，恍同隔世。

二日昨日爲元旦，敵人開始製造傀儡式的偽自治委員會，今天北鼓樓開會慶祝，強迫每一收容所出難民若干人到會點綴，并指使一般無知識的難民將搶來的鞭炮隨處燃放；劈拍之聲，自昨天到今天，還沒有停止。一羣羣敵兵都狂醉如泥的蹣跚街頭，因之無奇不有的暴行，都演了出來。苦來苦去，只苦了我們的民衆！

晨起，子良卽來，向樓下胡先生（無錫人，也是避難居此）討得一盆洗臉水，共兩碗稀粥，藉度晨餐。下午子良率同鄉難民三十三人由金大圖書館搬來。特與胡先生商量，請他遷居樓上，樓下讓我們住。明銳夫婦亦搬來。內外兩室，早捲夜舖，共住了

四十來往人，好在是冬天，不致感覺到擁擠的苦處。子良因爲在收容所工作，且還有守夜的職責，故一時不能移來。但我們伙食等經紀的事項，都由他僱勞辦理。諸同人汲水煮飯，各有專守。制定早晚吃粥，惟午飯是乾的；雖是這樣，每天也要不少的開支呢。

三日處長及我的行裝，大部份在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托首批離京人員攜帶出去，適經過宣城時，被炸完全損失。及十二月十二日事變，臨時購得棉袍及褲各一件，另外向人討得小衫褲一套，匆匆易裝，以致不能替換洗濯。上週間即感生虱，日必脫衣搜捉二次，天既嚴寒，非常痛苦；自遷此間後，以同人多，且有井水可汲，乃借衣替換煮洗，始得絕跡。

四日新年一過，敵又開始辦理登記，我欲實地觀察起見，乃繼續前去。晨五時許，即赴甯海路，鶴立等待，至十時左右挨進陰陽營轉角的覺園。該處本有兩個院落，中間隔以竹籬，敵兵正以刺刀斫焚取暖。院中排列着數十張方桌，都坐有敵兵。登記者先在

門首報名取出條子來，然後轉向敵兵，給他們相視一番，就寫給一張證書。證書譯意爲——安居之證，姓名，男，年歲，認看者並無危害帝國部隊之意，昭和年月日，體格顏貌，特徵，中島部隊之印——在顏貌項下，畫一登記者之單線面形。

五日近日來我游擊隊逼近城垣，攻擊甚烈，晚間必能聽到砲聲。我們在這百無聊賴之際，常往後院側聽砲聲的大小，以估計游擊隊的遠近，取爲談資，以作慰藉。

鼓樓醫院內附設的難民醫院，爲梅奇牧師所主持。事前處長曾幾度與之接洽，欲成立國際紅十字會，同時他又受市政府的囑託，成立國際性的醫院，以便作爲一般受傷軍民醫治及避難的處所，故當十二那一天，梅牧師即實行前議，接收外交部病院，無如又被敵人趕走；乃不得已附設在鼓樓醫院內，地點較爲安全，工作人員都是義務的。明鏡之弟祁剛也經先青的介紹於今日入院工作，既有食宿之地，并可爲受傷的同胞服務，頗爲得計。

七日外間謠言甚熾。游擊隊確已逼近城垣，敵軍恐慌萬狀，有向僞自治委員會勒索一千

套便衣之說。自得悉上項消息起，所有各戶出於敵軍強迫而懸掛的日本國旗，的確完全沒有了。紅膏藥的袖章，也是百不見一，顯然的，這是民心一致，同仇敵愾的事實的表露。

八日奉處長命與子良同赴甯海路五號國際救濟委員會探訪德僑史排林，適於落迦路相遇，彼允在大方巷二十一號寓所約晤處長。

十日飯後與子良隨處長遵約赴史寓。見面時他很驚駭於處長的爲什麼早不離京。當告以職責的關係，萬無離京之理，史極嚴肅地欽佩着。他說：「敵在京率獸食人的行爲，不欲消息外傳，故封鎖南京，比鉄桶還要利害，我們外僑的東西給他們搶光，行動也受限制，同你們差不多，亦等於俘虜。」說時，指着他的腳，因爲沒有皮鞋，也穿着布鞋。我們請他幫忙設法離京赴滬，他說：「要到上海，恐怕一時難於實現，但總當盡力幫忙，相機進行。」他并告訴我們，戰事起碼還有一年，二年也說不定，復取出地圖來看，很莊嚴地鼓勵着說：「現在敵人所佔領的，在貴國全面積中，不過百分之

幾，你們唯一的出路，只有抵抗，否則恐怕要做奴隸！」當時我們聽了，都覺悚然，處長幾爲之淚下。

又承介紹往訪德使館秘書（國人），住在頤和路三十二號，已靠近城邊，若打大路走，則必須經過敵崗位，我們甯願繞小道多走些路，孫君才由上海同了各使館的派員坐英艦來京，所以我們得以聽到一些最近的戰況。歸途經雲南路，見道旁各塘中，都有被反綁着手而殺害的同胞，屍體已浸得發胖，每一水塘，約有一二十人不等。金銀巷金大農場，增多了若干浮厝，隨處可以聽到母哭子妻哭夫的哀泣的聲音；斗然想起自己家中，因爲得不到我的消息，也不曉得有着與這同樣的情景麼？

十三日敵兵怕冷，最喜歡烤火，我曾在甯海路頭看見他將傢具踐破，又見在山西路拆毀郵亭，順手奪餅攤的油壺澆上，縱火焚燒。此外也有就在屋內地板上燒起來的，種種破壞行動，不一而足。所以近來晚間火燒的處所，仍不稍減。立在後院的小丘上向新街口一帶望去，幾乎是一片瓦礫場，斷牆頽垣發出一陣陣枯焦的氣味，沒有一所完整

詢屋脊可以看到。

據說敵人雖將南京嚴密封鎖，以防消息外傳，但國際委員會已將他的獸態暴行輯成報告五百餘條，在上幾日終究由美軍艦的無線電傳播出去了。

十五日王萬山報告：「刻在路上遇到我們處內×視察的車夫，他說××已在偽自治委員會做官了，現在鼓樓新村辦事，人家都稱他爲何課長。」××爲人多謀善辯，屢經事變，諒不會辱祖事敵的；況且人家又稱他爲何課長，也許是另外一人，或者別有作用。當即叮囑王萬山：「你若能知道他的住址，就可以打聽他的底蘊了。」

下午隨處長往訪德僑史排林。他說：「美僑費照，已得敵方的同意，日內要到上海去，你們倘有信件，可以托他帶去。」

十七日下午又隨處長赴史寓，送去各人家信一封。史極誠懇的接收，允代爲轉去。史當歐戰時，曾參加青島之役，不幸被俘，在敵國做了四年多的俘虜，現年已六十餘歲，但仇恨敵人的心理，仍不減當年。自南京失陷後，他努力地維護我們的難民，終日奔

走着驅止敵人的獸行，故國際救濟委員會內人，都稱他「會的堡壘」，實在是很確當的美譽。近日因為感冒咳嗽，沒有出去，處長爲他診治，并設法買藥送去。

敵兵的恣意搜劫，各國使館亦同承光顧。蘇聯使館已早被他縱火燒毀，其他各使館，也都遭受很大的損失。近日敵人忽對美德兩使館及其僑民財產的損失派人着緊地調查。我們所居的是金大教授的住宅，本爲美教會的產業，曾經敵兵數次搶劫，屋內物件，不必說他，當然搜索一空，就是門窗板壁，也被破壞不堪。到處皆是刃痕與鎗洞。今日由金大教授美僑裴志仲來倭敵一人，視察一週。聽說房屋損壞，他答應估價賠償，其他一切，則算是他們應當隨便拿的。

十九日國際救濟委員會最初成立的時候，曾由市政府撥給米款，備爲救濟難民用的，故京市被陷後，卽由該會努力辦理救濟事業。在甯海路五號會側設有售米處一所，每人限購一斗，魚貫進去，秩序井然，近日敵人硬教他閉歇，把佔奪三汊河米倉的存米，按八元一担，售給偽自治會，移存國民會議堂；再由偽會每担作十元五角轉賣出去，

其轉手所賺的錢，就作爲牠的經費。但手續繁雜：先繳款發票，然後憑票領米，每有若干天持票領米不到的，一般窮民，大概都是糴升頭度日子的，那不是要他們的命嗎？

二十一日下午隨處長訪德僑史排林，并送去藥物一種，見他精神較前稍佳。每次到史寓，因抄近路，必要經過水塘，我以不忍再看被害同胞浸在水內的尸體，要求走大路，處長說：「忠魂所在，我們應當過去憑弔，且觀景生情，可以增強我們同仇敵愾的信心。」

二十二日我們的糧食，近來發生恐慌了。上幾天去繳了款，但沒拿到米，於是只得向樓上胡先生借米吃。截至今日，所借的米已吃完，買米仍沒有拿到，不得已想同王萬山去找侯××想辦法。侯××住頤和路五號，與前面落迦路十九號趙××住宅相通，我們在十九號見的面。當時適有一敵人在座，所以沒有多談。他是假用了何子文的名字在偽自治委員會充當交通代理課長，課長就由偽委員趙××兼的。當下承他借米半

石，並允將購米代取送來，總算不虛行。後遇××後方醫院院長尤××，他就住在頤和路，同僑自治會的副會長孫叔榮打在一起；房間很華麗，不知是誰氏的舊巢？並有兩個女友同居。他化名爲洪少文，好像很有辦法的樣子。

二十三日午後陳開時來，并承他送米兩石，這是他在押運時所得到的酬勞，至爲感謝！他是當處長奉令處理部務時新任的司書，人極勇敢有爲，雖然相處不久，及失散後，彼此都很掛念。此次雪中送炭，真今世所難能。

二十六候××於午間坐了汽車來訪我們。說起當事變時怎樣危殆的情形，身上所有的錢財，被劫一空，不得已隨趙××出任偽職，主辦糧食運輸及整理交通等情。處長一聲不則的兀坐着，目光銳利的注視着他，旋即約他進入樓梯下的一小間內，以大義及立身之道曉諭他，這純然是出於友誼的真摯，不知道他能體悟到這種厚意否？

二十九日時近陰歷的年底，不覺都興懷鄉之感，沒有別的法子，只可預備點食品，從食的上聊爲安慰，故決議在這幾天晚餐也改吃乾飯。午間約史排林便餐，談了很多敵人

的暴行，他說：「敵人最怕的是德國人，有如兒子見了老子一樣，所以我在會內，如得到某處報告，有敵人在那裏強姦的事，只消我跑去一吆喝，那無聊的強徒立刻提了褲子就走；一日間每有數十次的奔波，因之過勞而病了。」

自來水廠及電燈廠的工友，在敵進城時，被害殉難的很多，最近敵人急欲恢復起來，而一般工友絕不願意合作，後來經史排林的担保，算是由他領工，才肯進去開工。現在自來水已經全市放水，電氣則只送一條綫，惟有敵人和各外僑，方可以享着開燈的權利，軒輊是顯然的，我們再不大家起來抵抗，那什麼事都要遭受這樣的待遇了。

三十一日今天是二十七年陰曆元旦。前天起降雪，到今天還沒有開晴，氣候極寒冷。午後我因小便滑跌，致將右手腕骨折斷，真是禍不單行，懊傷萬分。後到鼓樓醫院用X光綫透視整復，並用副木縮紮。前天史排林曾對處長說起，現在外僑時有往來京滬者，如有文件，可以托他們帶去，還能負責寄至漢口。於是處長擬將留京處理傷兵及失陷後的敵情報告 委座，飭我即日起稿。不料一時跌斷手骨，難以執筆，非短時間可

以恢復的；而事又不能延緩，故吃飯時努力學習左利，或者幾天之內，就可以慣常的吧？

二月三日南京失陷後，一切市政及建築等等，都被破壞摧毀殆盡，可說地皮也翻轉三尺了。一般民衆，囚首垢面的過着鬼似的「生活」，說不盡的顛沛苦楚。最爲特殊的情狀是人們都沒有理髮，長得好像刺猬一樣。前日××曾對我說：敵人屢次問他，「你們爲什麼不理髮？」似很以爲奇怪，於是勒令他們理髮，有如清初的剪髮令；這般僞官當然是遵之惟恐不速的，其最大的緣故是因爲找不到理髮師，而失土如喪考妣，實含有重大的意義呢！

玄武湖原爲本京產魚的地方，據說，向例是由某公司繳款市府承捕包銷的，這次經趙××以僞委員的身份，特雇到敵浪人一名，保鑣督捉，若干日來已有萬元的進帳了。五日近日敵探滿街，都穿着中服，往往有一言之失而遭逮捕，因之而冤死的，已有不少人了。據聞教導總隊未退出的官兵很多，曾集議舉義，但尚未有具體的辦法，而事

已洩露；敵人大事搜索，我第二救護總隊第二大隊長楊春也參與其間，因而被捕遭害。

敵人所辦的新申報，每日張貼，所有消息，當然是反宣傳的，一點真相也看不出來，幸有鼓樓醫院的收音機放送的英語戰訊報告，每日經他們的同人編譯為快消息，的確是詳實的報道。先青及祁剛每天祕密的帶來，我們大家相互傳觀，都以先觀為快。

七日難民區及各收容所，因有國際救濟委員會的主持維護，難民得以稍安；而敵人視作欄門的虎，想出種種法子，必欲摧殘之以為快。先不讓他們在難民區賣米，復囑使偽警察廳長王春山，利誘難民：有遷出難民區者，發米一石。結果回家未一宿，敵兵光顧了七八次，得不償失，萬分懊傷的去而復返。今日又派偽警拆毀甯海路及上海路上的棚舖，硬不要他們住在難民區內。為敵作伥，可惡之至。

十日前第××後方醫院院長尤××來邀赴甯海路上五福樓午膳，我隨處長同去。吃飯時，他忽然說起偽會的會長如何的衛護他，他如何的感激，現在要拉他進偽會做衛生

組長，洋洋然的說了一大套。處長勃然聲色俱厲的斥責他：「你可不要忘了本，因為點小惠而亂大節，致肇成終身的遺恨。」我因公共場所耳目衆多，竭力勸處長息怒，回家去再說。但處長最恨的是那輩搖尾乞憐認賊作父的小人，他永遠不肯失去一個機會以正義去教訓那卑劣無恥的一羣的，不顧一切地說下去。尤則唯唯否否的漫應着。我料他決不能擺脫當前的糾絆的，環境的牽繫，漢奸是做定了的。

十一日我自手折以來，每餐皆用左手動作，已覺得習慣自如，用鉛筆寫字，也還像樣。於是乃動手草擬報告，不過遲鈍些罷了。但事關秘密，每懼人來，時作時輟，迄未完成。密藏之處，沒有一定，瓦楞裏、門框上都藏過，每天必更換一處，且絕不告訴人，就只我一人知道。

十三日金大女收容所，以時被敵兵姦搶騷擾，經美僑向敵抗議後，每夜派一特務員來駐守。子良爲該所管理員，任招待之職，故與他們有認識的。今午一位面目可憎穿着中服姓中山的忽來找子良閒談，談了些時才走。我們認爲此獠必有用意，故都惴惴不安。

，或有飄遷移的，但亦惟鎮靜待之而已。

城內遍處有殉難屍體，尤以水塘及空屋爲最多。早幾天已由紅卍字會着手掩埋，就在金銀巷金大農場，挖掘很深的狹壕，把屍體重疊葬入，掩土了事。聞說編號登記的，已有十二萬具了。

十五日下午候××坐汽車來訪，駕車的是美僑李格斯，是最努力維護難民的生佛。難民區內各收容所施粥所需的米煤，必須要由區外搬運來的，若沒有李格斯押車，往往被敵扣去，故李總是穿着破衣服日夜不息的奔走。隨處長乘便搭他的車開往區外去看，出新街口，經太平路，夫子廟，轉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屋已燒成灰燼，而牠的兩壁，却依然高聳着，這可見敵人縱火的情形，確是挨戶來的。行人除敵兵外，絕對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涼淒慘的景象，令我們不忍再看，那些未燒燬的房屋，都變了敵人的店舖，大概都是菜館糖果鐘表等類的，敵兵正麇集着。街上滿置敵的運輸車。間有一二哨兵，我們的車，因係外僑開的，所以他們並不過問，由着我們往

來駛行。這是事變後我們第一次的出難民區，處長本不願踏到敵人的旗幟之下的，以我的攔掇，說去觀察市區被焚劫的情形，於是才從權的走了一遭，歸後尚懊悔不止。十七日報告稿粗已擬就，呈處長核改，處長就觀察敵的後方情形細加分析，看出了他們的敗兆：無論他們來燒殺姦掠，絕不足壓平我們國民的怒氣，反足資增我仇敵的心；紀律方面，則在他們自己的道德墮落，無論如何，必將有個崩潰毀滅的時候，故其結論，處長堅決主張抗戰到底。在燈下親筆繕正。另附與郭副處長一函，勉勵同人努力工作，不要以我們爲念。一一封妥密藏，擬待機送到史處，託他轉去。

敬陳者竊誦盤自奉令留京處理部務以後疊將辦理情形隨時電陳諒邀垂察迄十二月當南京失守時以職責關係無法離去遂陷入敵圍淪爲難民二月以來雖苟延殘喘得全性命而曠廢職務負罪實深應請嚴予處分以肅紀律惟在待罪之間所見所聞暨將九日至十三日辦理情形理合節略密陳伏祈 督核

最後三日之處理情形 九日起敵已撲近城垣我救護隊隨軍退却卽直接輸送傷者與

各醫院每日夜約有千計而醫院散處各區收轉不易即經誦盤令飭卹院杜院李院集結外交部冷院尤院鄧院集結軍政部合處辦事分負職務江院業經誦盤先日令開浦口俾資輸送得以聯絡並以駐蘇辦事處及汽車組人員均已星散不見即飭卹明鏡接收汽車負責傷者之轉運務使儘量過江以達後方其他關於治療給養材料等項均經各院長分任辦理布置就緒各該員咸能抱定犧牲精神盡忠職務在十二日下午四時雖謠聞敵人已進水西門司令部人員已走尙送出傷者數百名迄十三日上午九時城內全部見敵極度慘殺誦盤偕科長蔣公毅不得已避入美國大使館各院人員亦祇得暫爲隱匿以避其鋒。

城陷後傷者之處理情形 常城未失守以前誠恐將來重傷者及不及輸送傷者之無法安置曾經誦盤幾度向國際委員會接洽請組織國際紅十字會醫院以資救濟正在進行辦理間十二日突然事發在院傷者尙有三百餘名當時幸經美國教士梅奇先生努力實行前議集合傷者於外交部暫爲維持旋由杜寶忠冷希曾李義璋等三人挺身而出負責治療至今尙在該處服務

敵軍入城後之獸行情狀 十二日下午四時聞敵軍初自水西門入城不過三四百人我軍
 ×××××於三牌樓一帶××××××××××殊可慨也十三日晨
 敵大部入城全市悲慘黯淡頓陷恐怖狀態初則任性燒殺繼則到處姦掠(殺)在下關方面
 不及退却之我軍當場被殺者約有萬計道路盡赤屍阻江流被俘於麒麟門一帶四千餘人
 無飲無食每日倒斃者恆四五百人現在三汊河一帶被沉之忠魂屍體尙不計其數在城內
 有大批保安隊約四千餘以及每日搜捉之壯丁民衆被認爲戰士者每日必有數千均押赴
 下關使其互爲束縛再以機關掃射不死者益擲以手榴彈或以刀刺迫入地窖或積壘成山
 聚而焚之被難者蹤跡悲號慘不能狀而獸性敵人猶在旁拍手引以爲快城內之各池塘及
 各空宅無一不有反縛被殺之屍體每處數十百計不等綜計旬日之間死者六七萬衆雖方
 諸明末揚州十日嘉定屠城不是過也(燒)自敵軍入城之日起縱火亂燒日必七八起初將
 所有高大建築除被其佔用外殆已燒盡不能焚燬者亦必破壞之繼則普通民居亦難幸免
 誦盤甘親赴城南視察自新街口迄中華門之房屋百不留一據聞其他各處以建築簡陋延

燒尤甚故受德美人士保護。屠集難民區之二十萬民衆多數已無家可歸殊可憫也(姦)吾民族認爲最恥辱最痛心疾首者厥爲姦淫而敵竟不顧一切除燒殺掠奪外復大肆姦淫稍具委首者無一幸免甚至赤身裸體公然白晝宣淫迭經外邦人士目覩當面斥爲禽獸悄然遁去恬不知恥因是一般難女避入金大金女大收容所以求保護此後日間雖安但一至天黑鑽穴踰牆仍所不免或姦後架去或一去不返或雖返而已病不能與故懸樑跳井者日有所聞最近有一五十餘歲之老嫗遇敵欲強行非禮有子二人起而抵抗竟全家被殺此類事實不知凡幾可歌可泣筆難罄述據國際委員會友邦人士云有案可稽者已千餘起(掠)敵入城後三五成羣挨戶搜查難民區內更甚卽各使館及外僑住宅亦一視同仁應門稍遲者卽鎗射刀刺先則專掠錢財搜索身體隨即翻箱倒篋雖便桶地穴亦必察看不論日夜每戶日必搜查七八次如是狂掠竟達兩旬之久現雖稍戢仍時有所聞各官署各私宅之大件器物則早已被運一空矣綜計敵軍入城後燒殺姦掠害不盡記而吾難民在水深火熱中之可以求保護稍得慰藉者惟國際委員會是賴在事之德美友邦人士咸抱大無畏精神不避艱

危盡瘁從事在金大女大收容所服務之外僑無分晝夜輪流守護金大女大內美人魏小姐每對於敵人之來劫姦難女者常跪哭求赦負責糾察組之德人史排林先生週巡察護遇敵暴行力竭聲嘶誓與周旋此外在京外僑無一不努力救護吾民與敵人爭執因之受辱被創者時有所聞而吾廿萬難民得以獲救否則恐無孑遺矣即最近自傀儡式之自治會成立後被難民衆仍向國際委員會哭訴敵人暴行者日必四五十起據聞均詳爲紀錄轉播全球是以國際輿論沸然而敵方亦自感應付棘手視國際委員會爲眼中釘乃多方爲難刻意阻撓務使難民區解散而後快但外僑絕不爲動且更努力此等精神人天共欽不僅吾難民奉爲萬家生佛已也

最近所得之敵情（士氣）聞敵攻擊南京時士氣極盛以爲兵臨城下或被其陷落後即可休戰返國無如事與願違氣爲之衰迨一月來吾空軍非常活躍敵人大爲震驚其士兵每對人作手語深懼吾轟炸又聞敵兵飽掠後每多換穿吾服向滬逃亡被捉處死者甚多此外因荒淫過度而病花柳者亦屬不鮮總之敵久戍思歸士無鬥志爲敵軍當前之弱點可斷言

也（軍容）聞此次敵人動員二百萬服裝不足勢所難免然所見敵人軍毯不全大衣俱無所穿衣服亦破爛不堪初入城時因之除搜索法幣外專掠被褥奪人內衣及到處烤火多數房屋之被折被焚此亦其大原因也現在京有一百六十二個部隊單位之營底滿佈城內而尤於城北三牌樓城南國府路爲聚集之區（紀律）自稱文明而又係徵兵制度之國家其士兵紀律之廢弛一至於斯令人所夢想不到其姦淫擄掠種種暴行每官爲之首導而士兵更肆無忌憚矣且聞內部派別分歧常各不相容至如大使館方面之文治派與海陸軍人固各行其是卽軍人方面海軍與陸軍老宿與少壯亦各樹門戶時起齟齬也（外僑輿論）在京外僑德美兩國約二十餘員無不目敵方爲國際盜寇世界公敵是以將其暴行由軍艦電達本國傳播世界而尤以德人最所失望咸云敵人經濟已起恐慌求助各國亦無應增賦加稅捉襟見肘決不能持久侵略若吾國抵抗到底使其欲罷不能必態而後已況國際形勢日趨變化據聞最近情形均與敵不利綜上述觀察所及雖僅一隅之見然敵方之外強中乾色厲內荏已不容掩飾所謂強弩之末其力已竭況敵之暴行舉世驚駭卽片因利害關係虛與委蛇者

亦不復認爲可引爲己助而存觀望矣。故政府爲貫徹始終復興民族計，惟有再接再厲堅持到底。雖軍事未必確有把握，但能繼續淬勵軍心，增強前線充實空軍，壯吾聲威，訓練民衆，奮敵聯絡，俾戰事形成膠着，保持接觸，庶敵無整理喘息之餘暇，則戰線擴張消耗愈大，必待其國力疲憊，經濟崩潰而後已。至安輯流亡，固吾後方，嚴明賞懲，以肅紀律，及諸凡庶政教育生產等，等均毋因軍興而廢，則最後之勝利，屬吾固無待筮卜也。管蠡之見，冒昧陳仰，祈核轉，謹呈廿七年二月十七日。

十九日下午，子良隨處長先行，同居難友許銀生密攜報告後行，絡續到達史處，請他轉寄。及三點多鐘，平安回來。我們在寓的人，才放了心。我們於事變後僅完成了這點小工作，事雖不足稱奇，但若非處長精神的領導與指示，則恐怕這點小工作亦不會產生的，也總算是椿可喜可慰的事了。

二十日近來常聽人說起，有許多人，都已脫險離京，其所走的路程，大概有三條：一、化錢托人，拿到敵特務機關或敵兵站的通行證，可以趁敵兵車，直達上海，但盤查極嚴，到

了上海，不容易進租界。二出通濟門路行，可以到蘇錫，再搭船赴滬；但中途時遭搶劫，很危險。三由上青河渡江經和縣含山等處可以到漢口；但其間也有紅槍會盤劫，要有熟人帶路，始可通過。先青適於午間來談起，有教導總隊某營長及其營副與江北紅槍會都有接洽，他們留京人員由營副帶領過江者，已有很多人了。現又有一批，即日就要過江。先青個人想和他們同走，今日特來辭行的。我和處長也打算隨他們同行，就請先青去接洽。旋得復約定明日下午水西門外會齊起程。

二十一日飯後先青就來。處長，我及王萬山，許銀生等五人，各帶了簡單的臥具，我手上的繃帶也卸去，免人注目，先因走錯路，到了草場門，不能出去，又折回莫愁路，才出水西門，在浴室內稍息。由先青去尋這營長未遇。這時浴室內正在上市，人極龐雜，注意力都集中我們身上，或竟有跑來詢問我們幹什麼的。正在進退維谷萬分爲難之際，先青已在後面小街一小理髮店內將這位營長找到了，乃同去見面。他說，人數太多，衣服也不合式，要以破爛短服裝作小販的樣子，才可以過得去；約我們明日

陪京三月記

五四

再走。我們以懷於浴室的情形，不敢久留，乃匆匆分散進城。我的右手，究竟還沒有全愈，舉動不免有些異狀，在城門口忽被一敵兵拉着檢視才放行的。歸途我買了一封洋臘拿着路人都在看我是小販，爭向我購買，我今回想起來，真是可笑的事呀。

朝天宮在莫愁路旁，原爲明朝的太學，今見屋脊的吻獸，也被敵人拆去了，他們是當作古物觀的。又宮內的古物庫，據聞尙有不少的物件，我們沒有來得及運走；這庫門的機關很祕密，敵人無法可以打開，曾懸出萬元的賞格，徵求建造時的工程師，聽說還沒有找到。但恐怕遲早要給奪去的吧！

二十二日照昨天的情形，對於過江這條路，似難冒險行走，故今日決爽約不去了。下午隨處長赴史處，送去家信兩封，并告以要想離京的意思。史仍勸我們，現在出去，恐多危險，還是稍待些時日，俟確有把握能到得來上海租界，再走不遲。旋有二德橋來，言談間醜詆國人之不講求衛生及難民區內的如何污穢齷齪。而史則歸罪敵人，很顯然的，史是有意敷衍我們。所以當我們告別的時候，史特將處長的身份及此次因盡職

而被陷城內的情形詳細告訴了他們，那時他們很誠懇地和處長握手，似因直言而抱歉的樣子。

二十三日我們正在午餐時，敵中山忽又來，子良趕即迎出，不讓他進屋來，就坐落在廚外的廊下，子良並令其妻及子出見，好證實我們確是難民，免得他懷疑而生惡意。果然，他問子良：「你們中國軍官留京的很多，你有認識的麼？你可以指出來告訴我嗎？」說着語法前後倒裝的中國話。子良初只聽不懂，後來纔明白他的意思，就回答他說：「我是向來在上海經商的，因為戰事回無錫，到去年十二月二日又帶了家眷等人逃到南京來的，那裏認得什麼軍事人員，你問的事，真是一點都不明白。」結果他悻悻的走了。我們都認為此獠是一個禍水，他對於我們既起着惡意的懷疑，萬不可再住下去；應趕緊設法出走，方為上策。

二十四日午候××來，留與便餐，談起我們要想即刻離京。他說，倘要逕到上海，不特乘車證不易弄到，且到達了車站也不容易進租界，須另有通行證，還得受敵幾道盤查

，不如先到無錫，再想辦法。乘車證他可以弄到，不過要有相當的代價——法幣百元。處長初則緘默，沒說什麼，後來又提起說到氣節問題，洋洋洒洒的很多發揮之詞，及說至慷慨激昂的時候，抓起一只茶杯，擲向地上，砰然一聲，玻璃的碎片四濺，在座的人，都幾乎遭到波及。我們都覺得愕然，候××稍坐了一刻，由我陪送出門。

二十五日昨日處長那幕激烈的情景，我尚怦怦在心，留有極深刻的印像，並沒有消釋。下午候××並不爽約，攜來敵兵站支部乘車准許證九張，註明是無錫難民，約二十七、八兩日分走。由他派人及車子來接送到車站。其他的人決徒步赴錫，但恐中途有阻，他尤可以出費叫僞會派人護送到句容爲止。他倒的確是幫我們的忙的，實在可感得很。

二十七日晨三時許起來，將行裝準備完畢。五時，我隨處長及子良夫婦在第一批先走，坐了候××派來的汽車，經中山路出挹江門到車站，中間雖有幾次的盤查，還不十分麻煩。我們到了車站，才知道今明兩日，原有難民車開行，但敢仍疑南京尚有着我們

不少的官兵，乃將赴滬者逐一登記，證明他們並不是土著，可以加以檢索的。一般人都不明白他們的惡計，上車的很擁擠，我們也因為已經到了車站，只可聽天由命，惟決定在無錫下車。站內敵兵羅列，每一車棚內，約乘坐五十餘人，由四敵兵看守車門，竟是押囚犯一樣的辦法。七時開行，逢站必停。那素稱繁盛之區的如鎮江常州等站，都只剩得殘垣斷壁，人煙絕跡，十分淒涼！

下午抵無錫，先將這張准許證交給守門的敵兵，經他向一站會接洽，始得下車。我們四個人，抱着小孩，捏着衣包，用盡了生平力氣，狼狽地擠出了車站，跑到新世界飯店的廢墟，招人代担行李，沿河行約半里，無一完屋，都被燒盡了。後雇一小船，過黃婆墩，兩岸設有敵卡，遠見一只船上所有的乘客正脫衣被搜查，我們的船當然也得停靠的。出於意料之外的，敵人却揮手放行，於四時許到達曹家橋子良家中。登堂拜母，合家狂歡！

二十八日下午四時許，明鏡夫婦也到。他們是由石塘灣下車的，與子良派往接他們的人

不遇。今天客多於主，乃借隣舍的房屋分住。

這裏因經大亂之後，且被陷敵圍，已入無政府的狀態，一般莠民蜂起，每夜必聽到鎗聲。本村也遭過搶劫。日間則敵人二三成羣的常到村間來掠取物件。因為環境的惡劣，又加今天我們來了許多人，實易啓人的疑竇，子良尤爲担心，故擬稍息一二日後即行設法離此轉滬。

三月一日從這裏到上海，有敵人包辦的小火輪可以直達租界；但沿途有敵卡的盤查。處長以須經敵人的侮辱，決計不肯走這條路。此外則坐船二天可到十一圩港，再上對江天生港的外商輪船，也可以到上海；惟日期較長，中間或有危險。但處長只要能避免敵人的侮辱，任何危險是在所不顧的，乃決計如此走法，就請子良偏勞進行。

三日前日隨處長到離曹家橋三里的西漳濱爲子良岳母診病。今日又去覆診。下午五時，由京路行的諸人，部已乘船到達。他們是過丹陽後，才雇到船的。前托他們挹來的物件，在過句容的道上被搶，幸沒有傷人，一切均已經子良布置妥當了。雇到船兩隻，

決於今夜啓行。

四日昨夜、我們都沒有睡覺。十二時後，忽雷聲大作，雨並不甚大，犬吠聲很急。子良恐遭搶劫，忙將前後木橋抽脫，以防意外。開門出視，只見西南方面，每隔一歇，則倏然一亮。這光並非是綫狀的閃電，而是由地面向上泛射的白光。屋後向北望去，也有同樣的亮光。東南方有四五盞燈光，約有煤氣燈大小，條明條暗的約有數十分鐘的間歇。後來詢問由那邊來要搭我們船的，他們都說並無所見，這倒是一樁很奇怪的經歷。

上午三時上船，二十餘人共坐一船。因北渚駐有敵兵，乃繞行小港，又迷路而多行了三十餘里。黎明，過一小橋洞，船擱住了不能出進。與此相隔十丈許，就是錫澄公路，敵車往來如織，我們船內，好幾位婦女，大家都很焦急，幸而橋洞外面有一隻渡船，乃先送婦孺至一小村內暫歇。黃桂生連鞋子都來不及穿，着了地襦逃過去的，後將船拔出，又繞行三里，於前村重行上船。

下午三時過陽歧，兩岸鎗聲突作。我們以爲是攔路搶劫的，催搖船的猛力前進，不及半里，至錢木橋，被他們架鎗阻住，不得已停靠上岸，這才知道是游擊隊的警戒檢查。這時前後村人，都來圍觀，男女約有千計。將我們驅立在田畝內，擊鎗圍堵，按人搜查，情況頗爲緊張。另有一部人上船搜查，於樹底的草內檢得法幣一束，就問：「這是誰的？若干數目？」子良在旁妄答以二十二元，適相符合，其實此款是黃桂生的，當情急時隨便塞在草內，連他自己亦不知道其確數，這真太巧合了。後來便向他們領隊的要了回來。他們很責備我們，爲什麼不早些停船聲明，可以免費去許多子彈，因爲這子彈的來源，是十分困難的，處長向他們道歉，并願出款賠償，那領隊的絕對不要。這時天已傍晚，我們打算就在這裏停宿。請他們保護，領隊的說：「這樣必須派人輪流保衛，那是很費錢的。」仍勸我們速行，還來得及趕到長壽；他們的總隊長朱松壽即駐在該處，一切可與他接洽。

七時許抵長壽，往訪朱松壽，不遇。這鎮本來是很熱鬧的，經過敵人鉄蹄的蹂躪，全

鎮房舍，燒去了一大半。現在該方面的游擊隊，以此爲總樞紐。當晚上，在屋內點起了汽油燈訓練民衆，情形極爲熱烈，確是有辦法的。祁剛與總隊內一姓張的是相識，承他留宿，就停泊於此。

五晨六時許即開船。沿途所經過的市鎮，（周莊，東萊）房屋雖有被燒的，而市况均頗熱鬧，因爲敵人只於攻江陰時曾一度到過，迄今沒有重來。過周莊，以潮漲水逆，船不易行，乃由子良發起拉繆，一時加入者七人。子良拉頭，比前快了不少；但畢竟至八時才到金鳳鎮，距十一圩港江邊尙有三里。就在這裏停宿。

六晨三時即解纜開船，仍以潮漲關係，雖僅三里之遙，迄六時始抵港口。當即趕赴江邊，適因風浪大作，不易過渡登輪，乃進旅店小住。此處原爲沿江一小鄉村，對江即係南通的天生港。近來蘇常一帶與上海的交通，雖有內河小輪，但每因盤查，人皆視爲畏途；故多取比較平安的路，轉道此間。江輪每日都有，因沒有碼頭，停泊江中，須另由小船駁上去。往來旅客日衆，市面也因之興旺起來。

七日今日風勢稍殺，晨即登上掛德旗的亨熙船，我共處長及子良夫婦合居一房艙，明鏡夫婦先青等亦住一房艙。因裝貨機關，今日不開行，我們宿在船上。

八日晨八時，船即起錨開行，經楊林七丫等口，都稍有耽擱。於下午六時進吳淞口，遠望吳淞，全鎮無一完屋，沿江都堆滿敵物，有如山積，上蓋油布，致不能窺見其中的底蘊。八時過外白渡橋，我們都沉重的呼了一口氣，總算脫離虎口，進入孤島了。是時處長身邊還有法幣三十餘元，我的，因為在船上被扒手竊去了十餘元，祇剩了法幣八元。大概車錢是夠的了。不過在南京再要關下去，那是不堪設想了！船靠在新關碼頭。子良明鏡先青等暫決住中國飯店。我隨處長到了漢口路才雇到汽車，先赴處長公館，已他遷，轉輾訪問，才知居處。我回原寓，也已易主，承屋主主的告訴，方得尋到家中，如此往返跋涉，至夜深十一時，方得與家人相見，悲喜交集。老父仍安居鄉間，更安慰了不少。

抵滬後，以稍事休息及部署行裝的關係，居住了十六天。於二十四日隨處長及子良，

先青，德修，等四人搭荷船芝沙丹泥號南行，於二十七日到香港。先住彌敦道和平旅館。嗣承楊壽生先生的介紹，移居漢口道九號四樓沈宅的空寓。處長於四月四日搭飛機先行赴漢。我與子良等以待明鏡到港，五日才會齊，六日到廣州宿了一宵，次日乘車經粵漢路，九日晚抵達漢口。憶自首都淪陷後，我們被羈絆了前後約三個月，迄這時才完全恢復自由，仍向抵抗敵人，爭求我國家民族生存的大道上前進。

正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九	七	八府「堤」	八府「塘」
一六	五	「馬麒」牧師	「梅奇」牧師
一六	六	「姿」意搶刼	「恣」意搶刼
二六	八	上「而」印有敵	上「面」印有敵
二九	二——三	表面上算爲「爲」維持	表面上算爲維持
四〇	一	後方「醬」院	後方「醫」院
四一	九	鼓樓「醬」院	鼓樓「醫」院
四三	四	鼓樓「醬」院	鼓樓「醫」院

正誤表

正誤表

二

五	五	九	我們「部」認識	我們「都」認識
五	八	十一	「部」已乘船到達	「都」已乘船到達
六	二	二	因裝貨「機關」	因裝貨「關係」
六	二	八	「暫決」住中國	「決暫」住中國

D

30